

【姬屋藏郊】玉楼春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14054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140540>.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Rating: | Teen And Up Audiences |
| Archive Warning: |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|
| Category: | M/M |
| Fandom: | 封神第一部 |
| Relationship: | 姬发/殷郊 |
| Character: | 殷郊 , 姬发 |
| Additional Tags: | 发郊 - Freeform , 姬屋藏郊 - Freeform |
| Language: | 中文-普通话 國語 |
| Stats: | Published: 2023-09-17 Words: 2,941 Chapters: 1/1 |

【姬屋藏郊】玉楼春

by [minmin_suifengyuanqu](#)

Summary

本号为代发，原作指路老福特谢芷。
受合宴烤雪老师启发写的质子发穿越到武王后床上（物理意义）

姬发睁眼时只觉得头疼欲裂。他明明在逃离朝歌回西岐的路上在黄河边遇到崇应彪，和他死战，他记得自己最后力竭晕了过去，怎么醒来就到了这个全然陌生的地方？

入目是层层纱幔，姬发以手拨开，只觉柔软轻薄异常。而赤足下床后他才发现自己方才躺的床极大，于重重纱幔掩映下别有一番朦胧巧思。姬发望着那处，恍惚间竟似有人影在其间交颈媾和，缠绵悱恻之感让姬发连退数步，再回过神来只觉面颊发烫，心脏狂跳。

他刚要回头离开此处，却看见了立于殿门外的殷郊。

这让姬发一下子愣在了原地，因为他亲眼见殷郊被崇应彪斩首，眼见殷郊被昆仑仙人带走才策马逃离朝歌。虽然他怀抱希望昆仑能救活殷郊，可也没想到再见到殷郊居然如此快，快得他以为自己在做梦。

而殷郊此时披散头发，身上只着一件素色衣袍，腰间挽系一条青白相间的绢帛，脖颈间一根红线。这根红线想来是殷郊斩首后又复生留下的疤痕，可是不见长新肉，看上去尤为触目惊心。这个殷郊身上有空山幽谷般的淡定从容，气质平和却疏离，不太像殷郊，倒更像是姬发曾经得见过的殷郊的母亲姜氏。

这个殷郊让姬发感到陌生，但他同时又有再见殷郊的庆幸和喜悦。他因此上前握住了殷郊的手，也因此对上了殷郊的目光。

殷郊的眼睛生得十分好看，而此时撞进殷郊的眼睛，姬发发现那其中的感情明显而温柔，像殷郊温和诉说的爱意。姬发在质子营八年从未见过殷郊这样的神情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忽然想就这样陷在这双眼睛里。

一时的意绪迷乱让姬发觉得自己仿佛渎神的罪人。他不知道殷郊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眼神。殷郊爱着他的事实好像撕开了他内心隐秘的一角，流淌出的爱意隐在八年的相识相知中，一旦出现裂缝就是覆水难收。可他是殷郊的好兄弟，他不想背叛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情义。

他因此放开了握住殷郊的手，欲盖弥彰似地后退了两步，与殷郊拉开了距离。

“为什么不牵了？这样的我和你记忆里的不一样，伤了你的心吗？”

姬发终于再次听见了殷郊的声音，可这语气不似殷郊先前的一派恣意，平静地犹如潺潺流水，却无端让姬发心中一阵抽痛。

“殷郊，我们是兄弟，我……”

“兄弟？”

姬发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殷郊打断。这两个字被殷郊慢慢地说出，他轻笑一声，不再说话。而是转身离去。

姬发的内心忽然一空，就像是被谁从中剜去了一块，这让他觉得如果就此放任殷郊离开会造成他想都不敢想的可怕后果，而刚刚失去殷郊的恐慌也再次笼罩在他心上，他几乎是身体快于思绪，拉住了殷郊的衣袖。

殷郊因此顿住了脚步，可他并未回身，而是轻声道：“若只是兄弟，为什么不让我走呢？”

姬发的声音是连他自己都惊讶的颤抖，可是他死死地攥紧了殷郊的手腕，“我不能让你走，我刚刚看见你被崇应彪斩首，我将崇应彪杀了，好不容易才又看见你，我……”殷郊听见了姬发语中的哽咽，“我很想你，殷郊。”

殷郊终于回过了身来，而他还未反应过来便被姬发吻住了嘴唇，姬发那带着恐慌与失而复得喜悦的吻相当大力，殷郊不得不张开嘴任他攫取，而姬发吻了他很久。他在此之前怀着隐秘的爱慕望着殷郊良久，却在见到殷郊时不敢宣之于口。而如今这些不曾宣之于口的爱意全都化成了吻，将压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通通抛开，哪怕只是片刻的欢愉。

寝殿的大门缓慢关闭，殿内一时昏暗无光，而姬发将殷郊一步步逼至门板上，玄鸟纹流光溢彩，仿佛要振翅从精美雕刻中飞出。真正的殷商玄鸟此时正被姬发束缚地不得动弹，只能任他予取予求。殷郊的双手被姬发高举过头顶又按在门上，右边膝盖强硬地挤进了殷郊的两腿之间，侵略意味让殷郊忍不住想要偏头躲避，不过效果显然差强人意。

原本就只是松松挽系的青白绢帛被姬发随手抽开扔在了地上。而这时殷郊身上仅有的素色衣袍便再也难以为继地当胸分开，露出了殷郊衣物遮蔽下可供观瞻的一切。

殷郊的身体精壮，线条流畅，骨节匀称，可是这样的身体左胸处却是一道触目惊心的箭伤。这箭伤太过可怖，哪怕如今已经结疤也能想象受伤时的情况有多骇人。

殷郊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受了重伤。

这个想法甫一出现便牢牢攫住了姬发的思绪，他的眼眶一下就红了。他以手覆盖住那处伤疤，正想说些什么，殷郊却没给他感伤的时间，而是握住了他那只抚摸伤痕的手腕，再度吻住了姬发的嘴唇。

手下的伤疤突然变得无比灼热，殷郊突然的吻更是让他头脑一片空白。姬发只觉得心跳如擂鼓，不知道是他的还是殷郊的。

再回过神来姬发已经凭着本能将殷郊压在了身下。柔软的氍毹上人影交叠，姬发喘着粗

气，殷郊同样在方才的亲吻中乱了气息，只是他脸上带着笑，方才那空山般虽平静却疏离的气质沾染上了情欲的润色，将他本就殷红的唇带出了水色的秾艳，欲说还休地撕扯着姬发的理智。

姬发的泪落在了殷郊脖颈的伤口上。其实那处已经不痛，可是姬发并不知道。他想到殷郊死在自己眼前的惨烈模样，又亲眼看见殷郊身上他一无所知的伤口，对自己的厌弃与对殷郊的心疼一时无以复加。可是殷郊轻轻地仰头，对着他微笑，又伸手一点点地抹去了他的眼泪。

“脖颈上的伤与你无关。胸前的伤虽是你亲手所为，可那时天下需要我死，我为此欣然赴死，当然也与你无关。”殷郊的声音还是那样平淡，可是姬发并未被安慰到，他望着殷郊胸前的伤口，只觉心痛难以自抑。

“姬发，这伤与你无关。你为何要痛，又为何要对我有愧？”殷郊逼视他的眼睛，“我要的是你的爱，不是你的愧。”

“我……”姬发眼中带痛。

“姬发，吻我。”

拥吻中姬发松开了束缚殷郊的手，殷郊也便以手抚摸姬发的脸，直至解开了姬发的头发。他们的头发流淌到一处，分不出谁与谁。姬发将殷郊的双腿分开，一下便探入了三根手指，另一只手则握住了殷郊的玉茎。莫大的刺激激得殷郊下意识绷紧了身子，饶是如此姬发仍感到了小穴的润湿。他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，下身也已经硬得发疼。

性器抵住殷郊小穴时殷郊的双腿已经被姬发完全分开。那素色衣袍此刻松松垮垮地挂在殷郊肩上，却遮不住胸前与身下，殷郊的玉茎在姬发的撸动下颤颤巍巍的立起，顶端一点清液，而姬发却不再去碰那处，只含吻舔舐着殷郊胸前因骤然暴露在空气中挺立的乳尖。

俯身时姬发的性器整根没入。被填满的胀痛让殷郊想要痛呼出声，可是胸前被舔吻的快感又让他舒服地直哼哼。因此这声痛呼最后被姬发以吻封缄，只变成了含糊的呜咽。

“嗯……不……不行……太深了……唔”

姬发并不得要领，只一味凭着本能冲撞进最深处。粗大的肉器破开狭窄的肉壁，不多时就碰到了一点突出。而只是轻轻擦碰过那一点姬发便已听见了殷郊压抑不住的呻吟。

“姬发……不行了……我要去了……”

姬发对着那点突出换着方向戳刺，殷郊哪里受得了这种刺激，不多时便觉脑中一片空白，玉茎射出的精华星星点点地沾在小腹上，两人之间。

殷郊窄瘦的腰身绷的犹如一柄长弓，脐下三寸处因为姬发性器顶入而微微突起耸动。殷郊不得不用手护住小腹，可是姬发却不由分说地再次将他的手压过了头顶，并随手拿过方才被扔在地上的绢帛将殷郊性器束起。

这让殷郊难受极了。他想伸手把绑着性器的碍事绢帛拿开，可是手还未来得及碰触到自己的性器就被姬发半路截胡。姬发吻他的手，下半身的动作却一点也没停。刚刚发现让殷郊得趣的点，姬发此时便朝着那一点使劲戳刺，直把殷郊撞得腰眼都跟着发麻，偏偏手又半点动弹不得，只能被姬发从唇吻过脖颈再吻到胸前。受过伤的地方格外敏感，左胸处的伤疤尤甚。被姬发舌尖舔过时殷郊一个激灵，下身跟着又起了反应，可是那根该死的绢帛尽忠职守地绑着他，很快就让他涨得发疼。

“姬发，我……我想去……”殷郊的声音都在发颤，可是姬发却一改方才感伤好说话的好脾气模样，不容置喙地回他，“一起。”

说这两个字时的姬发竟有武王的杀伐气。殷郊的小穴骤然收紧，一股蜜水便直直浇到了姬发性器的顶端，姬发下腹骤紧，也意识到自己要到了，当即便抽插数十下，直把殷郊插得汁水四溢，媚肉外翻。充血的穴肉与淌出的爱液将入口处打的一片狼藉，姬发终于在射进殷郊身体深处的时候解开了束缚殷郊的绢帛，没过多久便看见殷郊也射出了精华。

性爱后的殷郊腰酸地起不来，而姬发倒是神清气爽，将殷郊从氍毹上抱起来，再次掀开了重重帷幔。只是这一次不是为了跑。他所苦求许久的殷郊此刻在他怀里，发丝凌乱，只以宽袍略加掩盖，他实在不舍得离去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